

《姥姥的外孙》:

这对母女关系的刻画是影片的一个高光时刻,它没有将矛盾置于两代女性之间,渲染姥姥的偏心与妈妈的记恨,而恰恰用姥姥和妈妈之间的释然和懂得,揭示出女性困境的文化根源。

缓缓道来东亚家庭的爱与哀



范语晨

姥姥,外孙,癌症,遗产。
走进影院前,仅看简介,这便是最近热映的电影《姥姥的外孙》留在我印象里的关键词。从这四个关键词出发,很容易联想到的便是狗血又心酸的“遗产争夺战”。然而网络上对这部泰国2024年票房冠军影片的如潮好评,让我内心的好奇不断“滋长”:除了我们能够预见的亲情与算计,《姥姥的外孙》在描摹东亚家

庭时,还有几成惊艳观众的功力?

故事围绕一个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家庭展开。电影甫一开场,便抛出两个主人公的愿望,牵引起故事的主线——姥姥周明珠的愿望,是去世后能安葬在一个风水好的“独栋别墅”;而外孙阿安心里则有自己的盘算,辍学做游戏主播的他,偶然目睹了堂妹阿梅因悉心照料病危的祖父而意外获得巨额遗产的变故,于是搬去与身患肠癌晚期的姥姥一起生活,做一个“全职孝孙”,希望由此获得房子的继承权。

惦记着遗产的当然不只有阿安。常年独居的姥姥确诊肠癌后,家里突然热闹了起来:投资炒股、家住别墅区的大儿子阿强和无所事事且好赌的小儿子索伊,开始隔三岔五回到老屋探望母亲。热闹表象背后,是讽刺的现实——各怀“鬼胎”的两个儿子每周来陪母亲吃顿饭就匆匆走掉,在母亲需要检查陪护的时候却都推说有事,把照顾的任务丢给女儿阿梅;欠下巨债的索伊来家里看望母亲时趁机偷走了她辛苦卖粥赚来的钱;阿强给母亲买鞋以示孝顺,却连母亲的鞋码都不知道;一家人去拜菩萨时,姥姥求签保佑子女,而子女写下的心愿却与姥姥毫无关系,全是关于自己的小家庭……

目睹着舅舅们一番“操作”的阿安,心中最初的算计在悄然松动、变化。这段朝夕相处的陪伴中,他感受到了姥姥平日操持生活的艰辛不易、人到晚年的病痛与衰老、面对自私的子女时内心的酸楚与孤独。看着姥姥坚持穿着那双大舅买的不合脚的鞋,听到姥姥宽慰自己的那句“他们想自己的家多一点,很正常”,察觉到姥姥对每一个孩子的爱和付出,阿安的内心博弈微妙而激烈,他本能地心疼和维护着姥姥,又时不时窥探着姥姥的心思——在姥姥内心的“孝心排序表”里,他是不是第一名?

生命将尽的时分,利益与亲情的博弈,暗流涌动。正如许多网友感叹的那样,太久没有看到如此平静,又如此丰满的家庭片了。在叙述姥姥的遗产争夺战这个不算新鲜的故事时,影片的叙事功力在观众面前层层展露,没有用力过猛的不堪与狗血,没有先算计再和解的煽情套路,也没有孝子与“白眼狼”的刻板对立,一切戏剧矛盾与深刻的社会议题都通过细节轻轻“点染”,所有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复杂多面的个体——体恤姥姥的阿安似乎放下了对遗产的执念吧?但在得知姥姥将房子给了她的小儿子索伊时,他依旧是失落甚至愤怒的;姥姥对儿孙们的付出与算计是了然于心的吧?但依然将房产给了索伊,只因对他是她最放心不下的那一个;大儿子阿强和儿媳似乎一直以功利冷漠的姿态出现,但他们的女儿在奶奶临终前温柔地给她家涂上红色的指甲油,不经意间透出这个小家庭里的一抹柔光……付出与回报往往难以公平对应,温情与误解总是如影随形,影片里的许多场景不仅道出了普遍的人性明暗,更让东亚观众感到无比熟悉,因为那或许就是在自己家中上演的爱与哀伤。

在对家庭关系的表达上,《姥姥的外孙》与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平静细腻的风格有些类似。不同的是,是枝裕和擅长诠释拧巴的东亚式父子关系,而《姥姥的外孙》却侧重于家庭中

女性内心世界的挖掘。与许多女性观众一样,电影频频戳中我“泪点”的,正是对传统家庭中女性困境的精准描摹。姥姥周明珠深受重男轻女的观念之苦:她曾经独自为父母养老送终,却无权得到任何遗产。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她带着外孙去有钱的哥哥那里,想要哥哥出资给自己买一块墓地,却遭到残忍的拒绝与中伤——“你是外姓人,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作为一生被轻视的女儿,姥姥表达了“就连那个败家的丈夫,也是父母给我选定的”的愤怒,以及“为什么付出多的人总是得不到回报”的质问。但可悲的是,姥姥的女儿、阿安的妈妈阿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复制着姥姥走过的一生:照顾和陪伴妈妈最多的女儿,却与遗产无缘。在姥姥的房子被小儿子卖掉还债、姥姥被阿安从养老院接回自己家里时,姥姥叮嘱女儿别像自己一样总吃过期的食物。剩饭在家中,总是由女人来吃的,阿梅无奈笑着说出的那句“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不知点破了多少传统文化之下惯于牺牲奉献的女性之痛。

惊喜的是,影片在剖开女性困境的同时,并没有将女性角色简单地塑造为苦大仇深的受害者,而是依然保持着“哀而不伤”的叙事风格。阿安问过妈妈,辛苦照顾姥姥是不是也期待着回报?阿梅认真思考后说:“只是因为我想要她啊。”和姥姥周明珠一样,阿梅是聪明通透的,她能够看穿女性在传统文化结构里的无奈位置,却也不苛责母亲与自己无法冲破文化惯性的局限。在我看来,这对母女关系的刻画是影片的一个高光时刻,因为它没有将矛盾置于两代女性之间,渲染姥姥的偏心与妈妈的记恨,而恰恰用姥姥和妈妈的释然和懂得,让女性困境的文化根源浮出水面。她们知道,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并不来自对方,亦明白,相互的支撑与依赖弥足珍贵。

姥姥老房子里种下的石榴树,姥姥不吃牛肉的执念……影片前半段埋下的每一个伏笔,都包藏着姥姥对儿孙们的爱意,在影片的尾声得到了悄然的回应与安放。比起冰释前嫌的煽情戏码,这才是人们心目中“大团圆”应有的模样。最终,为姥姥的“独栋别墅”买单的仍是姥姥自己。阿安在姥姥去世后,发现了一笔姥姥多年来坚持为他存的钱,用这笔钱给姥姥买了墓地。姥姥对阿安说过,她心心念念“独栋别墅”,不是为了身后的虚荣,而是认定,好一点的墓地更聚人气,孩子们会更愿意来看她。

在缓缓道来东亚家庭的爱与哀之后,这又为何不是一个经典的东亚式结局——亲人之间的羁绊如此之深,即便经历过痛苦楚与悲凉,依然渴望将自己安放其中。

画言画语

“致敬戈壁母亲——全国女画家美术作品展”掠影——

回望,她们的金色芳华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范语晨 文/摄

一位女观众静静凝望着眼前画中金色的胡杨林,而她认真的侧脸与旁边的一组戈壁母亲肖像,似乎融为和谐的整体。

这是9月的一个下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一层展厅看到的动人一幕。吸引观众凝神欣赏的,是9月5日在这里开幕的“致敬戈壁母亲——全国女画家美术作品展”。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指导,兵团妇联、兵团文联联合中国女画家协会,组织全国知名女画家和兵地各族女画家在深入采风、精心创作的基础上,精选百余幅作品,举办了此次美术作品展。展出作品分为“响应祖国号召”“矢志扎根边疆”“奉献无悔青春”三个单元。女画家们以饱含激情的画笔致敬戈壁母亲,从女性独有的视角观察与创作,用丹青妙笔讴歌伟大的时代,描绘70载岁月里,兵团女性们在边疆生活、奋斗的生动画卷。

步入展览的第一单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戈壁母亲金茂芳》中女主角明媚的笑容。画面里,金茂芳梳着两根麻花辫,手持拖拉机方向盘望向前方。她极具感染力的笑意,是展览中美术作品给记者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也是兵团女性精神风貌的写照——新中国成立之初,怀着“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远大志向,大批甘肃女兵、“八千湘女”“万名山东女兵”响应号召,跨越山河陆续来到新疆,成为兵团军垦战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天山之歌》系列、到《哨所新兵》《欢乐时光》《青春飞扬》……徜徉在展厅中,我们得到边疆艰苦的生活环境,但画作中女性人物的面庞却少见愁容,总是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虽然美术作品是视觉的艺术,但透过画面,我们似乎能感知到她们青春的热烈温度。

如果说兵团女性的笑容与身影构成了我们对70年兵团岁月的朦胧印象,那么展览中聚焦生产生活的画作,则让我们深入地解兵团女性们从事边疆建设的点点滴滴。她们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社会生产中:油画《丰收季节》中,一筐筐丰收的果实是对辛勤屯垦的兵团女

性们最好的馈赠;水彩画《牧歌·高原红》里,各族妇女在广袤的牧场上放牧,在草原上留下欢声笑语;连环画《时代的记忆》反映了八一棉纺厂女工的生活,她们在生产线前埋头操作机器,应对突发状况、在工作之余学习知识;而在连环画《时代楷模》中,魏德友一家人在茫茫戈壁上的坚守被细致入微地勾勒出来,边境线上“永不换防的哨所”令人动容……

展览选择的美术作品不仅描摹着各个生产领域的女性生活,更注重突出不同的人物角色与细腻的人物情感。她们是并肩战斗、情意深厚的姐妹——《戈壁玫瑰》中,五个姑娘在劳动闲暇时围坐一处,似乎在互相激励打气;《天山芙蓉》里,三名老兵团姐妹相互搀扶,青丝已成华发,一起回望年轻时奋斗的足迹;她是扎根边疆、与丈夫相伴一生的妻子——油画《魏德友夫妇》中,夫妻二人携手同行,刘京好坚定明亮的眼神似乎在诉说,她不只是丈夫的追随者与陪伴者,更是勇敢坚韧的“守关人”;萨尔布拉克草原的羊群里,魏萍是深受父母感召的女儿,而在《母亲的回忆》中,激情燃烧的奋斗岁月里,母亲最难忘怀的,或许是简陋的家中,窗边那一抹温暖的亮色……

从难以生存的戈壁滩,到茂密的树林、平整的农田,茫茫大漠的“改天换地”离不开兵团

“半边天”的奋斗。而她们每个人的泪水与喜悦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展览中的美术作品是兵团女性的生活史,更是大时代的微观记录:《时代楷模》里的工厂里,厂房机器的更新换代、女工们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业余生活的变化,都折射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现代化迈进的脚步;油画《喜泣之纪念七八年高考》中,一名身着绿色军裤的年轻女孩背过身喜极而泣,她的左手则拿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恢复高考改变着兵团青年的命运;从20世纪60年代的绿军装、解放鞋,到色彩斑斓的连衣裙,画面中女性着装的变化,也见证着新疆的日新月异。

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站在贴着兵团老照片的墙面前敬礼——这是展览的尾声部分,一幅名为《青春·红色记忆》的国画。画中女孩的视角,与观者重合,共同回望70载兵团岁月,那些如红柳般在戈壁上顽强生长、奉献一生的女性,亦是致敬她们在那片土地留下的金色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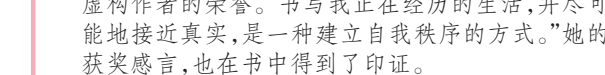
▲ 连环画《时代的记忆》 作者:陶欣



▲ 油画《兵团记忆·芳华》 作者:李怡函

▲ 油画《丰收季节》 作者:宋环

▼ 纸本重彩《金色戈壁》 作者:张存玖



在张小满的笔下,母女之间的隔阂、冲突与和解如此真实地被呈现出来。小满与母亲的关系也一度十分紧张,对此,张小满并无隐瞒:“她是那么传统……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裹小脚的母亲。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若将母女间的联结比作一个情感的包裹,那么小满的文字仿佛一把小刀,划开了包裹的缝隙,让其中的稻草棉絮倾倒而出。

然而,春香待在深圳的日子里,张小满透过保洁员的微观世界,尝试理解母亲的选择,理解她在格子间工作的百般况味。时隔十几年再次与母亲一起生活,张小满也再次回望成长路上,母亲给予自己的托举,和在面对他人误解时,母亲对自己坚定的支持和守护。小满不仅观察和参与着母亲的工作,更是重新将一个个记忆节点,放入母女关系里。母女之间的心灵距离,最终与地理距离一起缩小,汇聚于她们在深圳的小家。

张小满的书写,是为一个群体发声音:中老年女性的生活,那么真实,那么忧伤,又那么一往无前。书里提及许多打拼的长辈们,来自不同的县城,汇入超大城市的人潮中。她们大多不似年轻一代会在互联网积极地表,而是自我消解工作中的苦闷与困境。她们的工作没有光鲜亮丽的表面,常常被我们所忽略,而张小满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了她们丰富细腻的内

心世界。许倬云曾说:“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去扩展可能性,可能性是无穷的。”张小满做了努力,她不仅将保洁阿姨们的生活书写出来,让“春香们”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更将自己对母亲的理解付诸实践。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张小满提到,自己周末的时候会帮母亲工作,用行动支持母亲。在感受到母亲对她的托举之时,她也尝试努力去托举母亲。

在读完《我的母亲做保洁》之后,很多读者都有所收获,与自己的家人重新建立联结,互相理解。张小满的生活成果就分享了她与母亲的故事,感慨中老年女性最有韧劲儿,能把所有生活的苦都拧成花,哪里有她们,哪里就热气腾腾。

如张小满所说,这本书“抵达了更多人”,或许每个人,都能从春香和小满的故事里,读到母女之间的隔阂与爱意,读到两代人生活方式的交汇与碰撞,体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复杂与美妙。

在《我的母亲做保洁》里,张小满看见了母亲的内心,亦接纳了自己的来处。而她们的深情羁绊,或许也可以令更多人,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用心底的关怀与温柔,见自我,见他人,见众生。

玫瑰书评

或许每个人,都能从春香和小满的故事里,读到母女之间的隔阂与爱意,读到两代人生活方式的交汇与碰撞,体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复杂与美妙。



我的母亲做保洁

杨帆

有这样一群人,她们穿着灰白色的工作服,拎着拖把杆,提着水桶穿梭在摩天大厦、超级市场的电梯间,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蜂……如果不是自己的母亲春香来到深圳,从事保洁行业,张小满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深入了解这些在格子间忙碌的人们,与这座超级城市之间的复杂联结。

张小满是一名“深漂”,做过记者,如今就职大厂。2023年11月,她的新书《我的母亲做保洁》由光启书局出版,因其中对母亲春香的深圳“打工记”以及母女关系的幽微剖析,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许多女性读者,爱上了这位功底深厚、笔触细腻的女儿,更爱上了坚韧善良、尽情发光发热的母亲。

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春香阿姨和她的同伴们就像是身边最普通的女性长辈,她们肯吃苦,有同理心,对待生活始终拥有“战斗”的激情。超级商场那程光瓦亮的地板,有“春香们”的日夜努力。热情肯干的春香阿姨又有着进退自如的生活态度。在写字楼里,春香能够忍耐身体上的辛苦劳累,与格子间的其他打工人一样,默默穿梭在电梯间。面对老家亲人的变故,春香亦能够放弃收入还不错的工作,离开政府大楼,返乡照顾亲人。

作者张小满的现实洞察力与叙事能力让这本书引人入胜。作为曾经的媒体从业者,她曾为《深圳晚报》《新周刊》撰写深度报道。写作此书之后,她也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老家。在《新周刊》主办的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现场,张小满凭《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获得年度非虚构作者的荣誉。“书写我正在经历的生活,并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是一种建立自我秩序的方式。”她的获奖感言,也在书中得到了印证。

『微观世界』中母女间的深情羁绊——读《我的母亲做保洁》